
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“低俗”小说

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 ①

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 著 黄雅琴 宋玲 宋金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PULP STORIES

“低俗”小说

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 ①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 黄雅琴 宋玲 宋金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目 录

勒索者不开枪·····	001
自作聪明的谋杀案·····	051
眼线·····	097
内华达气体·····	153
西班牙血盟·····	203
齐拉诺夜总会的枪声·····	251
午街取货·····	305
金鱼·····	353
赤风·····	403
披着黄衣的国王·····	465
惹人烦的珍珠·····	527
没有麻烦就没有生意·····	577
我会等候·····	641

勒索者不开枪

男人身上的套装是灰蓝色的——只是在玻利瓦尔俱乐部的灯光下失去了本色——高个，灰色的眼睛间距较宽，细鼻，下巴稳如磐石。嘴巴倒是透出一丝感性。头发拳曲乌黑，稍稍染上了灰白，似是一只犹疑的手所为。那身套装很衬他，就好像它也是有灵魂的，而不仅仅是一段可疑的过往。男人的名字恰巧是马洛里。

他一手持烟，手指有力、精确。另一只手平放在白色桌布上。他开口了：“这些信要让您破费一万元，法尔小姐。钱不算多。”

他朝对面的女孩匆匆望去一眼；接着，他的目光穿过空荡荡的桌子，停留在了心形舞池上，色彩缤纷的灯光变幻不定，跳舞的人四处徘徊。

人满为患的舞池影响到了周围用餐的客人，汗流浃背的服务生不得不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那样保持身形平衡，穿梭在餐桌之间。不过，马洛里那张餐桌周围只坐了四个人。

一位身材苗条的黑人女士灌下了一杯掺有冰水的威士忌，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位男士，湿漉漉的胡须映衬着又粗又红的脖子。女士一脸愁闷地盯着玻璃杯，摆弄起触手可及的大水瓶。更远处，两个百无聊赖的男人愁眉不展，一声不吭地抽着那种细长的雪茄烟。

马洛里说话的语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：“一万元还算划得来，法尔小姐。”

朗达·法尔自是个美人坯子。出于今天的场合需要，她穿了一身黑，外套衣领上倒是镶了一圈白色毛皮，轻盈如蒲公英。除此之外，为

了掩人耳目，她还戴了白色假头套，平添了几分少女味。眼睛是矢车菊一般的蓝，皮肤则是老派贵公子梦寐以求的那种。

她语带不快，甚至没有抬起头：“简直可笑。”

“可笑什么？”马洛里问她，讶异之余还有点生气。

朗达·法尔抬起头，投向他的目光冰冷如大理石。接着，她从桌上打开的银色烟盒中抽出一支烟，安上黑色的细长烟嘴。她继续说下去：“一个电影明星的情书？仅此而已。现在的公众早就不是那种穿着蕾丝连裤袜的善良老太太了。”

她那蓝紫色的双眸闪过一丝轻蔑。马洛里眼神不善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可是，为了谈谈这些信，你来得挺快呀，”他说，“还是和一个你听都没听说过的男人。”

她挥了挥烟嘴，说：“我一定是疯了。”

马洛里眼中含笑，却并未牵动双唇。“不是的，法尔小姐。你有个绝佳的理由。想要我说出来吗？”

朗达·法尔怒气冲冲地瞪着他。随后，移开目光，似是忘记了这人的存在。她抬起拿着烟嘴的手，看着它摆弄一番。这是一只纤纤玉手，还没套上戒指。一座城市里，如果漂亮脸蛋司空见惯到就像一美元一双的丝袜，那么美丽的手就是稀罕物了，如同开花的角豆树。

她别过头，瞥了眼那个眼神呆滞的女人，越过她望向舞池周围的乌合之众。乐队的演奏甜腻而单调。

“这种不入流的酒吧令我憎恶，”她语气淡漠，“它们就像盗尸者，只能在暗夜降临后存在。这些人沉迷酒色，放浪形骸，罪孽深重，绝非妄语。”她放下手，摸了摸白色衣领。“哦，是的，那些信，它们到底怎么危险了，勒索者？”

马洛里笑了。响亮的笑声掺杂着几分不悦，听来颇为刺耳。“很好，”他说，“这些信或许不算什么。就是些露骨的情话。但是，一个女

学生的日记，她被人引诱，泥足深陷，还情不自禁地想要说出这一切。”

“恶心。”朗达·法尔的声音冷若冰霜。

“情书的重要性取决于收到它们的那个男人。”马洛里冷冷地说，“一个诈骗犯、一个赌徒、一个放高利贷的。所有一切都顺理成章了。这样一个家伙，你不能让人看到你和他有瓜葛——永远见不得光。”

“我和他没有瓜葛，勒索者。我有好多年没和他来往了。兰德里是个相当不错的男孩，在我认识他的时候。大多数人背后都有些故事，最好别去一探究竟。我的情况，那些事都是过去时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你在唬我吧，”马洛里蓦地冷笑一声，“你要过这一关，只能求他，求他帮你把这些信取回来。”

她脑袋往后一仰。脸部似乎马上要分崩离析，变成一堆无法控制的五官部件。眼睛流露出惊声尖叫的前奏——但仅仅持续了一秒钟。

一眨眼的工夫，她就恢复了自持力。眼睛却黯然失色，灰蒙蒙的如同马洛里的眼珠那般。她异常小心地把黑色烟嘴放回桌上，手指交叉，露出发白的指关节。

“你很了解兰德里？”她的声音满是苦涩。

“或许我只是来解决麻烦，弄清真相的……我们是做交易呢，还是继续互损？”

“你从哪里弄到这些信的？”她的声音仍然强硬而痛苦。

马洛里耸耸肩。“在我们的生意里，我们不会谈这些。”

“我有理由这么问。还有别的人一直在向我兜售这该死的信。所以我才会来到这儿。我感到好奇。但我猜，你只是那伙人中的一个，他们在恐吓我，迫使我采取行动，开出价码。”

马洛里说：“不是的；我单干。”

她点点头，声音微不可闻，似是耳语：“事情变得有趣了。或许，有些聪明人动过脑筋，私自保留了我的信件。复印件……好吧，我不会

付钱的。这对我没用。勒索者，我不会和你做交易。在我看来，你大可趁着某个黑漆漆的夜晚，带着那些令人作呕的信跳下码头！”

马洛里皱了皱鼻子，又专心致志地看了看。“干得好，法尔小姐。可这事吧，没这么好办。”

她从容不迫地回道：“这倒不一定。我能做得更好。我怎么没想到带上我那把珍珠色枪柄的小手枪，那我就可以用子弹来发表意见，并且解决这一切了！不过，这样的大张旗鼓，不是我乐意见到的。”

马洛里伸出两根纤长的手指，探究似的看着。他好像被逗乐了，简直称得上高兴。朗达·法尔则抬手搭上毛皮领，抚弄一会儿，随即落下。

坐在不远处的男人立马起身朝他们走来。

他速度很快，步调轻盈，手上拿着的黑色软帽在腿侧摆动。一身晚装衬得他英俊潇洒。

他向朗达·法尔走来的当口，后者开口了：“你不会以为我是单身赴会吧？我么，我从不会一个人逛夜店。”

马洛里咧嘴笑开了。“你没必要这么做，宝贝，”他的声音干巴巴的。

男人走到桌子旁。他个子矮小，但一身黑衣显得十分利落。唇上的黑色小胡子像丝绸一样闪闪发亮，苍白的皮肤是拉丁裔求而不得的。

他靠上餐桌，从马洛里的银色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还带点戏剧效果，洋洋自得地点燃了烟。

朗达·法尔以手抵唇，打了个哈欠。她说：“这是艾尔诺，我的保镖。他对我负责。真好，不是吗？”

她缓缓起身。艾尔诺为她穿上外套。随即，他嘴角一弯，露出忧伤的微笑。他看着马洛里，说：“嗨，宝贝。”

他眼珠乌黑，晦暗不明，炽热的光芒隐含其中。

朗达·法尔拢了拢外套，轻轻一点头，嘲讽的笑容挂在精致的唇角，闪身走上餐桌间留出的过道。她高傲地抬起头颅，面孔微微紧绷，保持着警惕，就像如临大敌的女王。并非无所畏惧，只是不屑露怯。干得漂亮。

两个百无聊赖的男人兴致盎然地看了她一眼。黑皮肤的女人还是闷闷不乐，想着怎么干掉这一大杯能放倒一匹马的酒。那个粗脖子上满是汗水的男人看上去就快一睡不醒了。

朗达·法尔踏上铺了深红色地毯的五级台阶，来到大厅，经过点头哈腰的服务生领班。她穿过挑起的金色门帘，不见了踪影。

马洛里目送她消失在视线之外，转头看向艾尔诺。他说：“好吧，小流氓，你现在想怎么着？”

他说这话的语气透着侮辱，脸上还挂着冷笑。艾尔诺僵住了。戴着手套的左手弹了弹手上的香烟，烟灰落地。

“你在说笑吧，宝贝？”他立马回道。

“关于什么，小流氓？”

艾尔诺苍白的两颊现出斑斑红点。双眼眯成了两条黑线。他动了动没戴手套的右手，手指因为弯曲，小小的肉粉色指甲闪闪发光。他语气不善：“关于信，宝贝。忘了它！这事就这么结了，宝贝，结了！”

马洛里看着他，带着玩世不恭的探究，手指穿过黑色卷发。他缓缓开口了：“或者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呢，小不点。”

艾尔诺哈哈大笑。金属质地的嗓音既造作又让人无法忍受。马洛里知道这种笑声，这在某些地方是枪战爆发的序曲。他瞥了眼艾尔诺小而灵巧的右手。刺耳的声音响起：“你自己看着办，红肠！我应该扇你一巴掌，糊上你的嘴。”

艾尔诺面容扭曲。脸颊上的红斑触目惊心。他抬起拿着香烟的手，动作极为缓慢，滚烫的烟蒂戳向马洛里的脸。马洛里微微一别头，白色

的烟头划了个弧线，落在肩头。

侧向一边的脸冰冷如水，面无表情。他说话了，似乎是换了个人，那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听不真切：“悠着点，小流氓。你这么会挂彩的。”

艾尔诺又响起了金属质地的造作笑声。“勒索者不开枪，宝贝，”他咆哮道，“是吗？”

“滚开！你这个肮脏的小个子意大利人！”

这些话、这轻蔑的语调点燃了艾尔诺的怒火。右手像突然发动攻击的蛇，嗖地掏出枪来。一把手枪从肩部的皮套中滑出，落入手中。接着，他一动不动地站定，怒目而视。马洛里微微前倾，双手扶住桌子的边缘，弯曲的手指抵住桌子背面。嘴角勾勒出一个似有似无的微笑。

一声尖叫姗姗而来，声音并不响，是那个黑女人发出的。

艾尔诺两颊上的潮红已经退去，剩下一片惨白。嘶吼的嗓音透露出愤怒：“好的，宝贝。我们到外边去。走啊，你……！”

三张桌子开外那两个无聊的男人中的一个突然有了动作，幅度不大。但这细小的举动并没有逃过艾尔诺的眼睛。他匆匆投去一眼，以示警告。桌子翻起，直捣腹部，他一下子被打趴在地。

这是个轻质餐桌，可马洛里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。稀里哗啦声此起彼伏。盘子摔碎了，银器叮当作响。艾尔诺趴在地上，桌子压住了大腿。手枪落在一步开外，他正在用手够，面孔抽搐。

有那么一刻一切都静了下来，似乎眼前的场景会被永远封存在玻璃中，再无波澜变幻。黑女人又尖叫起来，声音更响。周遭乱作一团。四面八方的人纷纷站定。两个服务生举起双手，叽里呱啦说起了那不勒斯方言。一个浑身湿漉漉、被老板无良压榨的小工冲了出来，和猝死相比，他更惧怕的是领班。一个面色红润、一头黄毛的圆脸男人挥舞着一沓菜单，快步走下楼梯。

艾尔诺扯出两条腿，弯起膝盖，抓回手枪。他转了个身，骂了几句三字经。马洛里孤零零地站着，对于自己身为众人言谈的焦点并不在意，他弯下身，朝着艾尔诺脆弱的下巴结结实实地“伺候”了一拳。

艾尔诺眼神涣散。他就像个填得半满的沙包一样瘫倒在地。

马洛里仔仔细细地琢磨了他几秒钟。接着，他拾起掉在地上的烟盒，里面还有两支烟。他往嘴里塞上一支，顺手扔掉了烟盒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摸出几张钞票，折成长条，塞给服务生。

他不疾不徐地离开了，朝五级铺了深红地毯的台阶和门口走去。

粗脖子男人睁开一只眼，眼神呆滞又谨小慎微。喝醉的女人如蒙感召，踉跄起身，珠光宝气的纤长手指抓起一碗冰块，倒在艾尔诺的腹部上，不偏不倚。

2

马洛里站在遮篷下面，胳膊下夹着软帽。门童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。他摇摇头，绕过半圆形的私家车道，走下一段弯弯曲曲的人行道。他站在路边，在黑暗中思索。不一会儿，一辆伊索塔·弗拉西尼从他身边缓缓开过。

这是一辆敞篷汽车，即使对于好莱坞那些讲究排场的人来说，这辆车也够宽敞了。汽车穿过入口处的灯光，熠熠生辉如同齐格菲歌舞团，接着蜕变成深灰和银色。身穿制服的司机坐在方向盘后面，呆板的表情像是扑克脸，头上的司机帽赶时髦地歪向一边。后座上的朗达·法尔躲在敞篷下面，身体僵硬得像是个蜡人。

汽车悄无声息地滑下车道，穿过石墩，迷失在马路的灯光中。马洛里心不在焉地戴上帽子。

黑暗中，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如芒刺背，就在那些高大的地中海柏

木之间。他猛然转身，看向枪管发出的微光。

拿枪的男人五大三粗、膀粗腰圆。毡帽软趴趴地贴在脑后，外套挡在腹部。幽暗的灯光从上方的窄窗射出，勾勒出浓眉和鹰钩鼻。他的身后还有一个人。

他说：“这是把枪，伙计。它会砰砰响，把人弄死在地上。想不想试一下？”

马洛里淡漠地看着他，说：“成熟点吧，条子！这算什么？”

大个子笑了。他空洞的笑声像是海浪拍打在迷雾的岩石上。语气满是嘲讽：“吉姆，机灵鬼认出了我们。我们当中有一人看上去像条子。”他盯着马洛里，继续说，“我们看见你在里面揍趴了那个小个子。很爽？”

马洛里扔掉香烟，看它划过夜色。他说话了，语气谨慎：“二十元能不能让你换个看法？”

“今晚不行，先生。别的时候都行，但今晚不行。”

“一张百元大钞呢？”

“不行，先生。”

“那么，”马洛里严肃地说，“真他妈该死。”

大个子又笑了，往前走近了点。身后的男人步履蹒跚地走出阴影，一只软绵绵的肥手搭上马洛里的肩膀。马洛里闪过身，脚下纹丝未动。手落空了。他说：“把你的爪子放下，条子！”

另一个人吼了一声。空气中传来嗖嗖声。马洛里的左耳后方被重重地打了一下。他蹲下身子，晃晃悠悠了片刻，使劲甩了甩脑袋。视野又清晰了，他能看清人行道上的菱形花纹。他慢慢起身。

马洛里看着打了他的男人，用沙哑低沉的嗓音骂骂咧咧，他攒足力气朝身后的男人来了一下，后者的嘴巴被揍得像是融化的橡胶。

大个子说：“去你妈的，吉姆！你他妈的到底在干吗？”

叫做吉姆的男人用那只又肥又软的手捂住嘴巴，咬下去。他把警棍塞进外套的侧袋。

“忘了它！”他说，“我们——继续。我要喝一口。”

他跌跌撞撞地走开。马洛里缓缓转身，擦了擦侧脸，眼睛仍然盯着他。大个子男人例行公事般挥了挥手枪，说：“走吧，伙计。我们趁着月色散散步。”

马洛里迈开步子。大个子男人紧贴在边上，叫做吉姆的男人走到另一侧。他朝着马洛里的腹部狠狠来上一拳，说：“我要来一口，麦克。我们已经占得先机了。”

大个子男人心平气和地说：“谁不想呢，软蛋？”

一行人走到休旅车旁边，车子就停在大道边上的石墩外侧。揍了马洛里的男人坐上驾驶座。大个子男人抵着马洛里上了后排座位，并在他身边坐下。手枪压在粗壮的大腿下面，帽子稍稍往后，他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，用左手小心翼翼地点燃。

休旅车驶出光的海洋，往东开了一段，又朝南驶下长长的坡道。这个城市的灯光像是一块无边无际的金属板。霓虹灯明灭闪烁。探照灯无精打采的光束穿过高高在上的黯然无光的云彩，来回扫荡。

“就是这么回事，”大个子说，大大的鼻孔喷出一股烟，“我们认得你。你试图把一些伪造的信件卖给那个姓法尔的小姐。”

马洛里短促地笑了声，闷闷不乐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些警察打得我真疼。”

大个子直愣愣地看着他，似乎在回味他说的话。驶过的电车在他宽阔的脸庞上洒下转瞬即逝的亮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就是那家伙。我们是在案子中知道这些事的。”

马洛里在黑暗中眯起眼睛。他牵起嘴唇，笑道：“什么案子，警察先生？”

大个子咧开嘴，又咂吧闭上。他说：“或许还是由你来说比较好，机灵鬼。现在就他妈是时候了。我和吉姆没法同你耗下去，但我们的朋友没这么挑剔。”

马洛里说：“要我说什么呢，警官？”

大个子摇摇头，默默地笑了笑，并未作答。休旅车驶过矗立在拉西埃内加大道中央的油井，转上一条两边种了棕榈树的幽静小道。车子停在半道，前面是一块空地。吉姆关掉引擎和车灯。接着，他从车门的袋子里取出一个扁扁的瓶子，举到嘴边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越过肩膀把瓶子递到后面。

大个子喝了一口，晃了晃酒瓶，说：“我们要在这里等一位朋友。我们说说话吧。我叫麦克唐纳——隶属于侦探局。你意图敲诈那个姓法尔的姑娘。然后她的保镖挡在了她前面。你打了他。这是常规流程，我们喜欢。不过，我们不喜欢另一部分。”

吉姆回身够威士忌酒瓶，他又喝了口，嗅了嗅瓶颈，说：“这酒不怎么样。”

麦克唐纳继续说：“我们藏在暗处等着你，没料到你光天化日还敢来这么一出。我们没留神。”

马洛里的一条胳膊撑在车上，抬头望向车外宁静、蓝色的星空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得太多了，警察先生。你也不可能从法尔小姐那里搞到消息的。没有一个电影明星会为了勒索信这档子事去警局的。”

麦克唐纳晃了晃他的大脑壳。他的眼睛在黑漆漆的车子里闪着微光。

“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怎么得到消息的，机灵鬼。所以说，你并没有敲诈她，嗯？”

马洛里一本正经地答道：“法尔小姐是我的一位故友。有人勒索她，但不是我。我只是有点疑惑。”

麦克唐纳立马回道：“那个意大利人为什么拿枪指着你？”

“他不喜欢我，”马洛里不胜其烦，“我对他的态度也不好。”

麦克唐纳说：“胡扯。”他怒气冲天。前排的男人说：“朝他脸上来两下，麦克。就像……这样！”

马洛里向下伸了伸胳膊，又扭了扭肩膀，像是坐了太久的人。他摸到左臂下面鼓起的鲁格手枪。他缓缓开口，透出倦意：“你说我用伪造的信件进行敲诈勒索。但你怎么知道这些信是伪造的呢？”

麦克唐纳平静地说：“或许，我们知道真信在哪里。”

马洛里慢慢吞吞地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警察先生。”他笑了。

麦克唐纳突然有了动作，挥拳砸在他的脸上，但力道并不大。马洛里又笑了，手指小心翼翼地抚上耳后的伤口。

“她回家了吧？”他说。

麦克唐纳的声音闷闷的。“或许你他妈的就是太聪明了，机灵鬼。我想，我们待会儿就能水落石出了。”

他陷入沉默。前座的男人摘下帽子，挠了挠乱成一团的灰发。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从半个街区外的大道上传来。汽车大灯穿透马路的尽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其中两束车灯画出巨大的弧度，白光洒在棕榈树上。一个黑魆魆的庞大阴影穿过半个街区，滑到路边，在休旅车前面停下。车灯灭了。

有个男人下了车，往回走。麦克唐纳说：“嗨，斯利佩。怎么样？”

那人是瘦高个，拉低的帽子下容貌看不真切。他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。他说：“没什么。没人发疯。”

“好吧，”麦克唐纳咕哝道，“别开那辆新车，开这辆破车吧。”

吉姆让到后面，在马洛里左边坐下，给他来了一肘。瘦长个钻到方向盘后面，发动引擎，又开回拉西埃内加大道，往南取道威尔谢路，再折回西面。他开得又快又鲁莽。

他们随意地闯过一个红灯，开过电影宫，大部分的灯已经熄灭，玻

璃售票亭空无一人；接着穿过贝弗利山，开过城际列车的铁道。长长的山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，排气管的声音越来越大。麦克唐纳突然开口了：“该死，吉姆，我忘了搜我们宝贝的身了。你来拿会枪。”

他弯下身，凑向马洛里，酒气喷在他脸上。一只大手检查完口袋，又伸进外套内侧，再摸上屁股，最后回到左臂下方。手在那里停了片刻，摸到了皮套里面的鲁格手枪，他又摸向另一边，总算安全了。

“好了，吉姆。机灵鬼身上没有枪。”

惊讶之情如电光石火闪过马洛里脑海深处。他的眉毛拧在一起。口干舌燥。

“介意我抽支烟吗？”犹豫之后他问道。

麦克唐纳假模假式地说：“小事一桩，我们怎么会介意呢，甜心？”

3

公寓建在山上，俯瞰西木区，簇新的外观看上去有点廉价。麦克唐纳、马洛里和吉姆站在楼前，休旅车转了个弯，消失了。

三人穿过安安静静的大堂，电话接线总机前面此时没人值班，他们乘电梯上了七楼。穿过走廊，在一扇门前站定。麦克唐纳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门。他们进去了。

屋子很新，很亮，充斥着香烟的恶臭。家具的颜色颇为俗气，油腻腻的绿色地毯上面是黄色的菱形花纹。壁炉上面搁了一些酒瓶。

两个男人坐在八角形的桌子边，手肘边上放着高脚杯。其中一人一头红发，眉毛浓密，惨白的脸上有一对深陷的眼珠。另一个的蒜头鼻又大又滑稽，眉毛几乎没有，头发的颜色让人联想到沙丁鱼罐头里面的东西。这人慢条斯理地放下扑克牌，笑容可掬地穿过房间。他的嘴巴松松垮垮的，透出善意，面容和善。